

●马道洲/焦作诗人志



诗人简介 马道洲,笔名一凡,男,汉族,中共党员。1965年9月14日出生在河南沁阳市葛村乡葛后村,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沁阳市作协副主席、沁阳市优秀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雪梅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已在《诗刊》等文学杂志发表小说、报告文学、诗歌、通讯等2500余篇(首),诗歌作品先后入选《中国诗歌:21世纪十年精品选编》、《抒情中国》等选本,20篇(首)作品先后获得各类奖项(国家级三项)。出版诗集《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永不消逝的爱》。诗人既有对诗歌宗教般的虔诚、敬畏与笃实,更有水晶般透明的心灵。

历史,被埋葬的马蹄声(组诗)

马蹄与骸骨

马蹄向上,骸骨向上。通向殿堂的两只翅膀突然。俯仰这一路的血泊,一路的魂灵莫非这石阶之上,也踏遍了蹄印

撒满了骸骨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雄浑的殿堂,最终被马蹄与骸骨 震慑得打颤。而善良只是一条影子

是影子就得保持沉默 烽火台上的狼烟全神贯注 战争的意义一遍遍划过 龟裂的土地滚出了响雷 裹尸的马皮正在所向披靡 跨越骸骨,这尖利的马蹄声新的城郭就在眼前,直到免死狗烹的年月,骸骨的声音

才能隆重绽放

江山最终成为殿堂的一副匾额 能够摘取的除了忠勇还是忠勇

伴君如虎只是个传说 只有贤明能让历史汗颜 战场与屠夫 屠夫举起了利刃,硝烟从他身旁战战兢兢地路过 那种凄惶屠夫视而不见,唯恐

血泊溅在自己身上 刀刃最终见红,比烽火还要炽热 岁月尚未成型就已经陨落 满地的生灵腾空而去,用销魂的方式

向屠夫献媚

死亡绝对是一种偶然,命运喜欢推敲战争的生死八字,喧嚣的战场已经趋于寂静,屠夫的刀刃 却无力举向天空

兵马俑

战争被掩埋于地下 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销声匿迹 八千位将士的命运,被坚守煎熬得面目全非 寂静的战场荡不起一丝的马蹄声

生前未曾目睹匈奴的暴烈 临死也无法诠释战争的内涵 连气吞山河的豪气都来不及孕育 甚至还殉葬了一次难得的凯旋

匈奴已被长城拒于千里之外 “八千里路云和月”永远只是一则传说

凭吊雁门关

战争像一排排出关的大雁 阵容严严实实 而那一色的马蹄声 却成为天空上响亮的哨子 优雅的狼烟已经飘摇了许久,竟然成为 太阳下最妖艳的舞蹈 时间在这里进进出出 于对峙和观望中凝固成一坨黄金 从战争一直凝固到战争 将唐宋元明清的国号 装饰得太平而又威严 太阳已将鼓角晒得沙哑 风沙已将士兵的血吹至沸点 刀枪剑戟只是马蹄声中的一阕词牌

●相宜图/文/故土情深

不经意间,从报社副刊部调到财务部已三年有余,开始一种不写稿的报人生涯,常常让我愧对《焦作日报·山阳城》这块金字招牌。尤其是文友们因彼此交往日稀而产生的抱怨,更让我汗颜和于心不甘。

周末,已答应陪家人郊游的我,在车子启动的瞬间,突然望见远方的一带青山,一阵心悸,失声道:“妈,咱回老家吧,回陵川……”话音未落,热泪潸然。

自打父亲和爷爷去世后,我的心像断线的风筝,一直在随风飘摇,不停地寻找着归宿。潜意识里,总感觉那些逝去的亲人,他们的灵魂都好似回游的鱼群,沿着太行山间的一条条河谷,向大山深处游去——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自那里,我们的老家在那里。

四年前,正是这个满山红叶的季节,无法排遣的思绪逼迫着我身不由己地向大山走去。在保营、光嵩两位挚友的陪伴下,我竟然徒步一百公里山路,回到了那个我从未回过的,并且由我向上已有十代先人没有回去过的老家——山西陵川丈河村!

在丈河,我见到了祖先李国臣留在丈河的兄弟的后人,凭吊了成就李国臣硬汉性格和不死神话的陵川悬空寺,还有承载这方热土上淳朴乡民文化信仰的丈河小灵山。



丈河村党支部书记石爱国



丈河山水

●豫自清/小小说

爱得花开花落

她要结婚了,就在今年的十一。当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点不相信。因为,关于她的爱情,关于她的婚期,我已经接到过数次通知了,可到了最后都是一场空。我有一次打电话很不客气地质问她:“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堂,怎么你结个婚,比我们的爸妈结婚生子过日子一辈子还艰难呢?难道你非得走上非诚勿扰的舞台才肯罢休吗?”她沉默了很久时间,没有回答我,而是电话里让人心碎的哭泣声此起彼伏。

我真的无法原谅一个老是撒谎的人,尤其是对待婚姻。何况她是我的如此不分你我的好死党。但消消气之后,我又开始后悔,后悔自己不该对她那样,她已经被爱情和婚姻逼上了死胡同。要知道,她原本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女人,天生爱笑,谁见了她都乐意献上两眼。但自从爱情失意后,她变得不爱打扮,整日里昏沉得要命,好像好日子一下子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了,然后便绿了芭蕉,湿了红颜。于是,她的生活也随着爱情的阴晴圆缺而变得让人琢磨不透。

要知道,她可是我们那批进机关里学历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啊,她的美丽,她的气质,还有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曾经让我们羡慕和妒忌。可是现在,我们这些早已经是孩子读幼儿园

在丈河,李氏的族人虽然遗失了家谱,但全村上下妇孺皆知,二百多年前,丈河社首李国臣两袖清风建寺庙、为证清白跳悬崖的故事。

丈河,是祖先李国臣的无字碑;丈河,也是祖先李国臣的伤心地。因为,最伟大的人也最脆弱,最无私的人也最伤不起啊!

清朝嘉庆九年即1804年,祖先李国臣养好腿伤后举家南迁到焦作九里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出生地。

后来,我把那一次寻访的经历写进了文章《回故乡之路》发表在《焦作日报》上。焦作著名编剧杨林告诉我:相宜,看过你的那篇文章后我真的落泪了,你在200多年后还能追寻祖先的故地,寻访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无愧于列祖列宗啊。和你相比,我们连祖先在哪里都搞不清楚,想光宗耀祖都找不到庙门,大不孝啊!

妹妹也曾评价我,只有你们这些男孩子,才这么重视自己的出身和家族的来历。

当车子缓缓驶进丈河村新建的村口大门时,一缕温情悄然划过我的心海——丈河的先人们,您的子孙看您来了!

我和妈妈、妻子、妹妹、弟妹、侄子、外甥、外甥女一行8人,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一口气爬上了镶嵌在23

丈高悬崖上的丈河悬空寺——南宫庙。几位工人正在整修破旧不堪的庙宇和坍塌的地基,修葺费用来自村里唯一的企业和善男信女们的捐款。一位工人告诉我:“主持修庙的是村党支部书记石爱国,说是搞旅游开发,总投资有50多万元呢。”

我说:“这不是修庙,是维修文物,要慎重,要修旧如旧,所有能用的材料都要用在原处,不能用的材料要照样重制。所有的文字、图画和碑刻,都要原地保护,千万不要乱动,一动就搞不成旅游开发了……”

工人答道:“你可以找石爱国书记讲一下,村头的企业就是他的,他正在那里。”

聊了会儿天,又照了照相,耽搁了不少时间。等下山来,进到村信用社的院子里洗手时,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急匆匆赶过来问道:“你们就是李国臣的后人?”

我点头应承,他赶紧把我让进办公室,解释说:“我是信用社的主任,姓申。村里的石书记听说了你,打电话专程让我留一下你们,说有要事。他马上就到!”

正说话间,一个精瘦的年轻人挑帘进屋,惊喜道:“你就是那个写文章说李国臣修庙跳悬崖故事的记者?哎呀,可把我找苦了!前几天我还开支部会商量去哪里找你呢,这下可好,你自己送上门了,哈哈……中午我要请你吃饭,咱俩好好唠唠。”

我推辞说要赶路,得早些回去。石爱国不乐意了:“咋了?回老家了还跟自己家人客气?我可也是个焦作人,我的工作关系,还有老婆孩子如今都在焦作,我是2005年自己回乡来办企业的,咱俩可是正经的老乡啊,不吃个饭咋行?我代表党支部宴请你们全家——我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故乡搞文化旅游开发的建议。”

恭敬不如从命。饭前,石爱国除介绍南宫庙的维修工程外,还带着我参观了他投资100万元新修的丈河小灵山上的青石步道和山顶上悠久的历史。村前崖壁上,南宫庙与村后山顶上的祖师庙遥相呼应,村子里还有一所古香古色的孔庙,佛道儒三教道场集中于一村,一条河流在村前村后画了一个大大的“S”型,自北向南,曲曲折折地隐入山岚烟霭中,最终汇入丹河、沁河、黄河。

指着村正中一处园林式的崭新建筑,石爱国得意地说:“那是我投资50万元才建成的别墅,与其说是个别墅,还不如说是个宾馆,我就是想在村里带个名,带领大家搞乡村旅游。”

按照石爱国的设想,在山后的河道里,先修筑一个原生态滚水坝,蓄上一池碧波,“让小灵山满坡的白皮松的影子倒映在水中,同时请专家对全村数十处清代民居进行统一规划,搞成宜居住、宜游玩、宜摄影、宜休闲的农家旅游项目。如果村里的旅游搞起来了,我就把村头的工厂关掉,改成快捷酒店。”

我满腹狐疑地问他:“你放着好好的企业不做,放着大钱不赚,为什么一定要搞风险很大的乡村文化旅游呢?”

然后她给我讲他们谈话的片段。他问,你的家人呢?她说哪儿有呀,单身多年啦,无依无靠的,习惯了。他大度地点头说,我也不忙,一会儿还需要换药,待会儿吧。她感激地望着他的背影。这个背影,她已经等得太久了。他闲着没事,便坐在书桌边翻看她的书籍。待到她醒时,他已经翻完了一本书,并且对书中的内容赞不绝口。她第一次笑了,居然有人爱看她那些事关风月的书籍。她坐起来,对他说,那些书对于我来说没用的,心已经如死灰啦!她悲惨地给他讲自己的故事,也算是病中有所寄托吧。他可怜她,没办法地硬着头皮听。最后她说,你以后天天跳舞给我看看吧,他说好,并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就这样,她爱上了这个愿意为她轻舞飞扬的男人。在迈过三十岁门槛后,她居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每早起床,他总会傻乎乎地将闹铃举到头顶,对她说,我和闹铃比赛,看谁的嗓音大,你来评判,然后奖励我可口的饭菜。而她对他说,更多的,是,你欺负人,我不评判,我要好好珍惜自己捡来的爱。

他接着说她你真可爱。现在,她忽然明白了,原来人可以为自己放弃所有的东西,但对自己的最爱,那是不能松手的。因为生活的最爱,将是美丽的开端。

他接着说她你真可爱。现在,她忽然明白了,原来人可以为自己放弃所有的东西,但对自己的最爱,那是不能松手的。因为生活的最爱,将是美丽的开端。

他接着说她你真可爱。现在,她忽然明白了,原来人可以为自己放弃所有的东西,但对自己的最爱,那是不能松手的。因为生活的最爱,将是美丽的开端。

“哥呀!”石爱国掏出了心窝子话,“钱赚多少才是个多呀?人一辈子又能花多少钱呀?不是兄弟唱高调,我这人钱多了就光想做好事,想造福乡里,想青史留名了,真的!”

他说,这些年他每年都要拿出大量资金为大家办好事,整修道路,救助孤寡,维修文物,资助教育,访贫问苦,过年时全村老人每人发一袋米面、一壶油,高寿老人另加500元钱。选举村党支部书记时,全村42名党员,他得了41票,他那一票投了别人。

石爱国急切地说:“哥呀,你的祖先李国臣一身正气修了南宫庙,英名流传至今。我想向他学习,维修村里的所有文物,发展旅游,造福乡里。等到庙宇修好后,我请你这个正宗传人写碑文好不好?”

我赶忙道:“我是李国臣的家族传人没有错,但你石爱国和村党支部才是李国臣身上那种民族精神的正宗传人!”

告别了石爱国,告别了丈河村,我们沿着河边的乡间小路顺流而下,沿途欣赏着峡谷风光,咀嚼着金朝赵安时撰写的《大金泽州陵川县古贤谷禅林院重修弥勒殿记》中的一段文字:“太行之间,山灵而水秀,地幽而势阻,峰峦缭绕,岩谷深邃,中有平原,传记称为古贤谷,盖古贤圣之所居也。旁有九仙台、齐云峰、参园洞、清凉泉,真灵圣之福地也。”我不禁赞叹:“古贤圣之地,自然会有古贤遗风!”

流经丈河村的这条河,俗名叫丈河,地理学上的名字叫东廖河,是丹河的一条支流。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这条峡谷里的西瑶泉村发现了古人类的生活遗址。在村北一处宽13.5米、深约10米、高5米、占地面积为135平方米天然洞穴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动物骨化石等。经考证,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正是在这条山谷里,一个叫参院村的自然村里,今年夏天人们又发现了一万年以前的几幅岩画。岩画分为上下两层,主体部分有三个内容,第一幅画的内容为“驯牛”,画上有头硕大的公牛,双角突起。牛的后方像是有几个人在赶牛,前面也像是一排人,手举长棍,指着牛。第二幅画是“舞蹈”,在下层的左边,可以明显看出双人联手起舞的样子。第三幅画是“交媾”,在下层的右面,一人双膝跪地,双手撑地,长发垂地。另一人呈站立形,头俯视,头发垂在下面人的背上,手抱着下面人的腰,显男女交媾状。

一幅活生生的图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比比皆是的文明遗迹,不正是被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为后代孕育出人文化的大山、河川,孕育出一个个家族、处处村庄、一座座城镇……

本来,作为一名焦作人,我回归故土,是想寻找自己的家族之根。没想到,却遇到了一位同样是回归故土、造福乡里的焦作人石爱国。如今,他正带领丈河村的乡亲们,自觉实践和延续着中国古老文化的发展道路。文化,很像一株大树。只要你能寻到根,浇到水、施到肥,她就一定能够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我庆幸,我和乡党石爱国,都找到了自己的文化之根!

石原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是焦作文学界拥有深刻影响和广泛人缘的资深作家。上世纪80年代,当我们这些文学的痴情汉欣喜若狂庆祝自己的“豆腐块”偶见报端的时候,石原先生是文学副刊上的顶梁柱,已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了。石原为人敦厚,颇具古风。助人不求功德,受施常怀感恩,圈内诸公大都以与先生相处为乐事。他没有门墙观念,不分年龄长幼,不看名气大小,不论职位高低,年高德昭的,初涉创作的,都咸于结交。

石原创作上的勤奋和执着曾感动过不少圈内人,他是焦作文学界最早出作品集的作家。1992年,他以两卷本《箫与鼓》相赠,我惊异于他创作成果竟有如此之丰。后来,他又担任了国有大型企业的重要领导职务,面对企业转轨转型的特殊时期,企业改革、生产发展、职工福利、社会稳定,有多少大事需要他萦绕胸际,参与筹划。然而,现在又有第四卷《箫与鼓》付梓。在别人都无病呻吟的无闲暇的时候,石原这100万字的作品是如何写出来的?我此前也曾以勤奋自诩,但在石君的创作成果面前,自己那点出息简直不堪一提了。

石原创作的显著特色是扎根基层,立足生活。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创作原动力。他在焦作文坛上,算是成名最早的,也是坚持最好的。当不少文学的薄幸儿对文学始乱终弃,远扬高引的时候,他却始终执著于内心的一分坚守。文学创作成了他表达情感的利器,也使他养成了长于思考的习惯,善于思考是作者创作的基本素质。见别人之常见,发别人之未见,这是作家异于常人的看家本领。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有原创性意义,也才可能开浚创作的智慧之源。石原先生就具备这样的过人之处。在改革开放的特殊时期,在企业转型的变革过程中,凡人小事、长河浪花,很多人都盯着看,都在看,但耳濡目染成寻常事,便也付诸东流了。但在石原不一样,他用慧眼看透了世间万象、改革百态的寻常事物中隐含着普遍性意义。他没有让它从思考中溜号,而是把他拦截下来,咀嚼、推演,寻找出它普世、喻世、劝世的意义。涉笔成趣,言之有理,这种功力,是石原先生的过人之处。

文如其人的古训,在石原先生的创作中得到了最深刻的印证。石原的敦古、厚道、谦和是圈子里出了名的“长者风范”、“袍哥”,在文学界拥有十分广泛的人缘。石原的作品也是雅俗共享。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雅而不虚,俗而不贱,赏心悦目,行云流水,使读者读来既无滞塞感,也无市井气,又如在碧波无倾的水面上航行,从教化中受益。石原的作品突出的特点是本色家常,舒缓有致,语言平实,娓娓道来,犹如在一个秋晨,展读一封家书,于晨鸟之鸣中发生共鸣,很容易获得沟通 and 共识。

“文人无腐气,武士无刀兵气,山人无烟霏气,女郎无脂粉气,便为世上不可少之人。”“血管里出来的却是血,水管里出来的却是水。”在石原的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赤胆忠心,不会去像一些浅薄的人那样去攀附时髦,以为乐事,而是以积极的眼光,发现生活中那些忠贞不渝的、为世风好转而努力践行的党员干部的可贵精神,为读者燃起一支照亮的火把,作品中写到的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硬朗的身板和爽朗的性格,却使我们我们对经济改革和振兴倾注满腔期望。

读石原作品,你不能不佩服他深广的人脉。贵为企业领导,他却一直生活在底层平民的世界中。他占据着人心,吸引着地气,因此也有着充沛的创作源泉。深植于现实生活土壤中,使他拥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他的高产似乎也从这里找到了答案。急公好义却满嘴牢骚的狗蛋、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恩爱夫妻、八十二岁仍然要采药的岳母……这些每时每刻发生在身边的凡人小事,好像走不入那些文学“大家”的法眼。但经过石原慧眼的传递和文笔的开掘,每一件事都可歌可泣,每一个人都精神崇高。“出人安洋,其……无非和气;出人狠戾,声音笑语,浑是杀机。”在石原先生眼里没有大奸大恶的人,没有不可原谅的过。略其瑕疵,察其内质,眼内尽是可书之事,尽是可交之人。”石原在这个平民世界里,自得其乐,乐不思蜀,和他们插诨打科,坐地摊,喝小酒;听他们嬉笑怒骂,讲怪话,发牢骚,感动着他们的感动,幸福着他们的幸福,石原被他们高度认可和接纳。同时,这些凡人小事,懿德佳行也使他们成为石原创作的主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段有关创作的至理名言,多年来似乎一直不被提起,但石原几十年如一日在这条道路上,关注基层,秉笔为文。

石原的正统创作道路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古板的码字匠,一个码田里的苦修者。他怡然自得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勤奋、执著,好学使他思想不生锈,生活不落伍,是我们这茬人中比较时尚的一个作家。上网、摄影、录像,目不待言,浏览集中80余篇文字,可以看见时髦的石原对不少流行歌曲耳熟能详,或信手拈来作为标题,或稍作化用表达新意,时尚元素为他的文章增添了不少亮色,使我们感到,他的不断开掘和善于汲取,使他保持和时代步调相一致,和社会潮流保持着脐带联系,也让我们在他的字里行间,可以依稀听到共和国前进的铿锵足音。

《箫与鼓》的第四卷付梓,毫无疑问,读后的感觉是石原的水平越来越好了。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石原作品的老到功力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练就的。

承蒙先生抬爱,写了上述文字。不敢置评,只可借勉。也真诚期待赋闲的石原先生可以稍作调息。“种三分附郭田量晴较早,寻几个知己友弄月吟风”。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写出更多的锦绣文章。

阿丙/书评

箫鼓哀音感鬼神



石原结集出版《箫与鼓》第四卷,送文稿于我阅,并嘱作序。我岂敢班门弄斧?但先睹为快之后,还真忍不住有话想说。

石原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是焦作文学界拥有深刻影响和广泛人缘的资深作家。上世纪80年代,当我们这些文学的痴情汉欣喜若狂庆祝自己的“豆腐块”偶见报端的时候,石原先生是文学副刊上的顶梁柱,已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了。石原为人敦厚,颇具古风。助人不求功德,受施常怀感恩,圈内诸公大都以与先生相处为乐事。他没有门墙观念,不分年龄长幼,不看名气大小,不论职位高低,年高德昭的,初涉创作的,都咸于结交。

石原创作上的勤奋和执着曾感动过不少圈内人,他是焦作文学界最早出作品集的作家。1992年,他以两卷本《箫与鼓》相赠,我惊异于他创作成果竟有如此之丰。后来,他又担任了国有大型企业的重要领导职务,面对企业转轨转型的特殊时期,企业改革、生产发展、职工福利、社会稳定,有多少大事需要他萦绕胸际,参与筹划。然而,现在又有第四卷《箫与鼓》付梓。在别人都无病呻吟的无闲暇的时候,石原这100万字的作品是如何写出来的?我此前也曾以勤奋自诩,但在石君的创作成果面前,自己那点出息简直不堪一提了。

石原创作的显著特色是扎根基层,立足生活。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创作原动力。他在焦作文坛上,算是成名最早的,也是坚持最好的。当不少文学的薄幸儿对文学始乱终弃,远扬高引的时候,他却始终执著于内心的一分坚守。文学创作成了他表达情感的利器,也使他养成了长于思考的习惯,善于思考是作者创作的基本素质。见别人之常见,发别人之未见,这是作家异于常人的看家本领。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有原创性意义,也才可能开浚创作的智慧之源。石原先生就具备这样的过人之处。在改革开放的特殊时期,在企业转型的变革过程中,凡人小事、长河浪花,很多人都盯着看,都在看,但耳濡目染成寻常事,便也付诸东流了。但在石原不一样,他用慧眼看透了世间万象、改革百态的寻常事物中隐含着普遍性意义。他没有让它从思考中溜号,而是把他拦截下来,咀嚼、推演,寻找出它普世、喻世、劝世的意义。涉笔成趣,言之有理,这种功力,是石原先生的过人之处。

文如其人的古训,在石原先生的创作中得到了最深刻的印证。石原的敦古、厚道、谦和是圈子里出了名的“长者风范”、“袍哥”,在文学界拥有十分广泛的人缘。石原的作品也是雅俗共享。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雅而不虚,俗而不贱,赏心悦目,行云流水,使读者读来既无滞塞感,也无市井气,又如在碧波无倾的水面上航行,从教化中受益。石原的作品突出的特点是本色家常,舒缓有致,语言平实,娓娓道来,犹如在一个秋晨,展读一封家书,于晨鸟之鸣中发生共鸣,很容易获得沟通 and 共识。

“文人无腐气,武士无刀兵气,山人无烟霏气,女郎无脂粉气,便为世上不可少之人。”“血管里出来的却是血,水管里出来的却是水。”在石原的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赤胆忠心,不会去像一些浅薄的人那样去攀附时髦,以为乐事,而是以积极的眼光,发现生活中那些忠贞不渝的、为世风好转而努力践行的党员干部的可贵精神,为读者燃起一支照亮的火把,作品中写到的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硬朗的身板和爽朗的性格,却使我们我们对经济改革和振兴倾注满腔期望。

读石原作品,你不能不佩服他深广的人脉。贵为企业领导,他却一直生活在底层平民的世界中。他占据着人心,吸引着地气,因此也有着充沛的创作源泉。深植于现实生活土壤中,使他拥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他的高产似乎也从这里找到了答案。急公好义却满嘴牢骚的狗蛋、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恩爱夫妻、八十二岁仍然要采药的岳母……这些每时每刻发生在身边的凡人小事,好像走不入那些文学“大家”的法眼。但经过石原慧眼的传递和文笔的开掘,每一件事都可歌可泣,每一个人都精神崇高。“出人安洋,其……无非和气;出人狠戾,声音笑语,浑是杀机。”在石原先生眼里没有大奸大恶的人,没有不可原谅的过。略其瑕疵,察其内质,眼内尽是可书之事,尽是可交之人。”石原在这个平民世界里,自得其乐,乐不思蜀,和他们插诨打科,坐地摊,喝小酒;听他们嬉笑怒骂,讲怪话,发牢骚,感动着他们的感动,幸福着他们的幸福,石原被他们高度认可和接纳。同时,这些凡人小事,懿德佳行也使他们成为石原创作的主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段有关创作的至理名言,多年来似乎一直不被提起,但石原几十年如一日在这条道路上,关注基层,秉笔为文。

石原的正统创作道路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古板的码字匠,一个码田里的苦修者。他怡然自得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勤奋、执著,好学使他思想不生锈,生活不落伍,是我们这茬人中比较时尚的一个作家。上网、摄影、录像,目不待言,浏览集中80余篇文字,可以看见时髦的石原对不少流行歌曲耳熟能详,或信手拈来作为标题,或稍作化用表达新意,时尚元素为他的文章增添了不少亮色,使我们感到,他的不断开掘和善于汲取,使他保持和时代步调相一致,和社会潮流保持着脐带联系,也让我们在他的字里行间,可以依稀听到共和国前进的铿锵足音。

《箫与鼓》的第四卷付梓,毫无疑问,读后的感觉是石原的水平越来越好了。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石原作品的老到功力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练就的。

承蒙先生抬爱,写了上述文字。不敢置评,只可借勉。也真诚期待赋闲的石原先生可以稍作调息。“种三分附郭田量晴较早,寻几个知己友弄月吟风”。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写出更多的锦绣文章。